

，仍不能不使我有分知遇之感。當我花甲生日的時候，吳氏還賦詩祝賀。其親筆所書花溪題壁，亦頗可喜，詩云：

萬里長征人意倦，漫將西崦作東山；
未知一臥青溪上，借得魚鷗幾日閒。

借得長竿伴客游，投竿費劍幾時休；
臨流不斷非非想，那有魚龍上釣鈎。

得專一整勝一州，早買青山待白頭；
殺賊功名殊未了，幾年遲我為身謀。

花溪山水勝前谿，準擬移家老圃畦；
忽覺使君身是客，烏犂人語惜栖栖。
吳氏先人因宦入蜀，遂以為家，其尊人兩代教讀，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國學頗有根底，字亦娟秀中有蒼勁氣。詩中頗有山林廊廟之意，亦可見其胸襟之一斑。

我們在公餘暇作無所不談的聚晤。吳氏嘗言：他不歡喜人稱他為政治家，他說如果稱他為評論家，他還勉強可以接受，足見其胸懷。他又曾很具感慨的說：無論負任何大責任的人，或是一

個普通的人，都應該有若干能師能友的人，他說當時他的能師能友的人，一位是財政廳長周詩春寄梅先生，另一人就是區區在下，當時我真有點「受寵若驚」，也許我的知無不言的懇勤，使他對我青眼相看，言猶在耳，而先生歸道山者已三十多年，人生如寄，思之慨然。我常常說，如有人說吳主席在貴州有所成就，我有一分；如果有人說吳主席在貴州做錯了什麼，我也有一分，但如有人說吳主席在貴州沒有做什麼事，那我要斷然否認，在這裡我要為貴州歷史作見證。

第三黨的興亡（續完）

王覺源

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一

章伯鈞一頁摺客史

第三黨的領袖，過去自然是已死的鄧演達。自民國二十四年改稱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以後，一切活動，則以章伯鈞為中心。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黨章中，且表明「奉鄧演達的政治主張為基本政治綱領。」即自認為第三黨的第二代的領袖。章伯鈞安徽桐城人。生於民前十七年。湖北武昌高師與德國柏林大學畢業。留學德國時為與鄧演達發生關係之始。原為中共跨黨的國民黨員。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鄧演達任總政治部主任時，荐章任政治部科長。鄧演達組

織「中華革命黨」時，章為其最得力的助手。並主編該黨機關刊物「燈塔」、「思潮」等，為該黨的次級人物。二十年八月，鄧演達和其黨徒十五人被捕，章幸為漏網之魚。鄧演達死後，黃琪翔、徐謙、譚平山等，相繼脫黨，另立門戶。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章嘯聚殘餘，復活第三黨之後，遂成為該黨的首要。

章伯鈞為人，好大喜功，不務實際，性情急躁，做事草率。野心大，領袖欲亦強。原係共產黨徒，因自行脫黨（這是國民黨清共時期普遍現象）而被共黨開除。其人不但生活貪污腐化，待人尤為虛偽狡滑。談話應事，常不着邊際。一切愛

講排場架勢，在朋輩之中，早有「典型官僚」之名。組織所謂第三黨，僅有少數上層份子，毫無基層羣衆。一意企圖拉攏各黨各派人士，以為己用，利作抬高身價的工具。他在民盟之中，即素被人目為買空賣空的「政治摺客」。投靠中共以後，一切活動，則完全聽命於中共。該黨創立之初，原欲在國共兩黨鬥爭中，投機取巧，採取騎牆主義。一方面保持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應付中共。一方面主張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即曲解的三民主義），以欺蒙國民黨與國人。可是中共絕對是不容許走中間路線的。章伯鈞卒因陳康之壓迫與介紹，祕密的恢復了共產黨

籍。從此死心塌地，為中共效力。

政府實行動員戡亂後，第三黨為表示投共之徹底，屢發宣言，表示反對戡亂。並積極配合中共所謂「地下鬥爭綱領路線」，協助中共在後方各地展開活動。章伯鈞且對其黨徒表示：「目前國共雙方勢力無大優劣，惟國際上，共黨已佔優勢，將來共黨必可勝利。」及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而自動解散後。章伯鈞見大勢不妙，為避禍求福，亦將該黨轉入地下活動。總部遷設於香港，章與彭澤民等，皆秘密潛往。以香港為活動中心，並創辦「達德學院」，訓練幹部，企圖東山再起！及中國大陸陷入中共鐵幕後，這位「政治捕客」的下場則慘了。

大圈圈中搞小圈圈

民主同盟之中，先有反共派與親共派的鬥爭。自反共派退盟以後，支持民盟者，只有一黨三派了。第三黨章伯鈞，即親共派首領之一。及章拉攏民盟與中共簽立合作協定後。部份盟員，認為太過偏向中共，已多分歧意見。迨章伯鈞發表：「與中共合作到底」願為實現民盟一切主張而奮鬥」的主張以後，盟內權利矛盾，無法調和，分裂情形，即愈趨嚴重。第三黨對民盟的工作，雖始終積極，毫未放鬆。然當目親盟內黨派紛爭之際，深恐民盟一旦崩潰，自己則完全失去憑藉。第三黨本身既無勢力，如再失去民盟的憑藉，中共亦不可能續予支持。顧念前途，勢非自留退步，早作獨立活動之打算不可。自己有了基礎，將來即不虞秋扇之見捐。章伯鈞為鞏固其個人政治前途計，乃決計擴張第三黨的基礎，創設私

黨。首即游說孫夫人及柳亞子，予以贊助；並邀前第三黨要人譚平山，出面號召；更派彭澤民赴港粵方面，籌募鉅款；準備新的開始。章伯鈞在滬與其重要幹部多次會商之後，始決定將第三黨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章伯鈞創設私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之名稱既定。乃於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在上海愚園路聯安坊十一號章伯鈞私宅，召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四次全國臨時幹部會議。參加者計有章伯鈞、張雲川等二十餘人。其重要決議案內容如后：

一、改第三黨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二、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三十三人；中央監察委員十五人。

三、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四、訂定政綱，積極對外宣傳，爭取公開合法地位。

五、儘量設法登記舊黨員，並吸收新同志。
六、不以農工民主黨團體，參加民主同盟，僅以個人資格參加。

七、與民主同盟採取同一步驟，分別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雲南等七省，設立省黨部。

八、定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根據上述第八項決定，依法理程序來說，該黨似應等到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過大會之後，才算正式成立。事實上，民盟於是年十一月六日，自動解散。即該黨大會，尚未舉行，便

已隨民盟而散伙。雖有秘密活動，名義上，不能算是尚未成立的農工民主黨的活動，仍應由過去的第三黨負責。所以章伯鈞另組私黨的企圖，依然是空勞畫餅。好在共產式的作風，不像資本主義式的，定要講究「名正言順」。他們祇為目的，不擇手段。故農工民主黨，縱未合法成立，也還是照樣到處招搖闖騙。

以黨制盟以盟養黨

民盟內部諸首要，本屬同床異夢。各黨各派，皆早有強化私人門戶的企圖。第三黨，表面支持民盟，暗中則全為自己打算。祇以羽毛未豐，一時鬼胎難逞。自清除反共派與脅制其他親共份子之後，第三黨（農工民主黨）在民盟之中，即大有「唯我獨尊」的模樣。因此，章伯鈞即欲以該黨控制整個民盟。利用其掌握民盟組織之大權（章為民盟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委），控制民盟的上海總支部、華南總支部、華北總支部以及南京辦事處等重要據點。將民盟各地負責人，逐漸更換該黨黨員充任。將該黨工作與民盟工作，合而為一。明為民盟工作，實為農工民主黨工作。

民盟首要之一的羅隆基，發覺章伯鈞「以農工民主黨控制整個民盟」之陰謀後，猜忌愈深。對章伯鈞更大為不滿。從此便暗命其親信，對盟內農工民主黨的份子，採取嚴密的監視。章伯鈞在民盟南京辦事處接見賓客，或與其黨徒談話時，均有人窺探竊聽。對主持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韓卓儒（章伯鈞的私人），處處予以掣肘。羅隆基與章伯鈞談話時，輒譏諷百出，甚至互相對罵

。民盟代理秘書主任黃炎培，始終有名無實，不能行使其職權，亦由於章之把持所致。對章亦極表不滿。總之，在民盟之中，各巨頭之勾心鬥角，嚼舌漫罵，已成了家常便飯。當中共周恩來在場時，尚可一言息爭。如周不在時，多半都是沈鈞儒做和事佬、打圓場。

民主同盟內部的情形，根據章伯鈞的分析，以及他要求其幹部「以黨控盟，以盟養黨」之訓話中。其陰謀野心，便已和盤托出。如謂：

「在民盟開始組織時，為擴大號召，經多方拉攏。故份子極為複雜，意見自難一致。張瀾年事已高，其能在國內外獲得名望，全賴出任民盟主席所致。故不願民盟解體，竭力支持。惟羅隆基等，因過去言論態度過於激烈，在現時惡劣環境下，不便開口。而過去之穩健份子，對羅隆基等，則有冷眼相看之意。黃炎培在民盟中，素較穩健，現在更形沉默。過去周恩來在京時，民盟每有內部糾紛，周必從中多方調解拉攏，此為民盟尚能團結的原因。但目前意見紛歧，已無人從中和解。吾人在此情形之下，正宜利用機會。極力發展成為民盟之主幹，而予以控制，又民盟另一弱點，即過去太重上層組織，對於下層力量不能發揮。農工民主黨，可為其努力補充，將民盟基層組織，完全掌握，以便民盟在，則掌握民盟；民盟不在，則農工黨，仍可單獨活動。」

由此可知章伯鈞之急於自作打算。羅隆基、黃炎培等對章不滿，章伯鈞亦已深知，惟仍未便與之公

然破裂。故特制定「農工民主黨與民盟關係調整聯繫辦法」，祕密發交各地幹部執行。此辦法內容為：「一、現在盟內對本黨黨務進行，頗多閒言。以後關於黨之活動，任何同志，不得在盟中洩露。二、在盟內黨員，應極力避免形式上之聯繫。使其他盟員，不知有本黨的行動之感覺。三、盟黨之間，極力避免矛盾。四、過去介紹份子時，隨其志願入黨或入盟。今後黨員介紹之份子，必須入黨，入盟必在入黨之後。五、盟黨雙層資格之黨員，與黨之聯繫，須特別加強。六、切實推進以黨制盟，以盟養黨的原則。」同時，並通告該黨各級幹部，應提高警覺性！黨內份子，在盟中活動者，應特别注意：避免刺激性言行，以免使人懷疑該黨有把持民盟之事。暗中則仍加緊聯繫，互相提攜，以求該黨能真正作為該盟中心，切實推行「以盟養黨，以黨制盟」的決策。對民盟中之反對派，則特別注意監視其言行。如發現其有不合理之處，應即提出公開指責，予以打擊。尤其對羅隆基，應製造對其不利的空氣，使羅在盟中，喪失號召與領導的能力，知難而退。

意志動搖回頭已晚

國民大會召開的前夕。所謂第三方面的人士，全集合在南京。有意對政府與中共的和談，作最後的調解。結果，調解失敗，國大如期（三十五年十一月）舉行，並正式制頒了憲法。所謂第三方面與民盟，固已受了很大的打擊，而章伯鈞則仍迷信中共的武力可以致勝，與和談可以重開。曾說：「雙方均無消滅對方的力量，九個月內，難

有結果，屆時必回政協之和平路途。如國民黨方面失利，則可能由政府開明份子或民、青兩黨，提出和平；如中共方面失利，則將轉請民盟提出和平。」出乎章伯鈞意外的，中共終於關閉了和平之門，加緊軍事行動。政府以和平業已絕望，期待中共之最後覺悟，亦不可能。遂於三十六年七月，毅然頒佈全國總動員令，實行戡亂剿共。

政府動員令頒佈後，已使政局完全明朗。政府既決心戡亂，自無重開和談之可能，自然也不容有附和中共黨派之活動存在。民盟與所有各黨派之處境，即很困難。章伯鈞更是大起恐慌！因為他是親共派的第一號幫兇，身家性命所關尤鉅。他為愛惜羽毛，意志即不免動搖起來。多變的章伯鈞，曾向人明白表示：「個人向不主張軍事行動，亦不欲上梁山，今後將長住南京。」所謂「不願上梁山」者，言外之意，即不準備投向中共；「長住南京」者，即有意與政府保持關係，求得新的出路。觀其緘默多時，與不公開作攻擊政府的言論，即可知其投機態度，將起變化。祇因其人「虛偽狡滑」太甚，誰都不願作此穿針引線的紅娘，他終未遂棄暗投明之願。直至民盟被迫宣佈解散後，章伯鈞在民盟各黨派互相監視與中共扼住咽喉之下，不上梁山，也得上梁山。雖欲回頭，時已莫及。祇得追隨民盟，轉入地下，長為中共効命。

慘遭整肅悲慘下場

章伯鈞身不由己，祇好為中共長期効命；但中共則毫未予以重視。因為共產黨是最現實的，

祇講物質，講力量。章伯鈞在國共鬥爭中，雖自視很高，實則第三黨既有名無實，章個人亦祇是依附民盟的贅瘤；一無可取。因之，中共「地下鬥爭綱領路線」中所列附庸黨派的「四大基幹」，便不包括農工民主黨在內。中共竊據中國大陸，成立偽政權之初，所承認的八個附庸黨派之中，雖幸把農工民主黨保留下來，活動却受了很多的限制。章伯鈞則仍屬民盟一份子。這時的民盟，不但完全失去了過去的光風——可以自由活動，隨意發展。也同樣受了中共嚴厲的限制，祇許在文化教育界知識份子的範圍內活動，絕不許逾越雷池一步。此外還有這不准、那不准的「五不准條規」，都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章伯鈞並不敢叫一聲，喊半句。

章伯鈞和八個附庸黨派的份子，經過中共三反、五反、鎮反、思想改造、宗教改革之後。在精神上、實體上，已全無自己的政綱、政策、思想、主張及行動了。對中共的思想行動，既不敢討論、批評，也不敢不服從、執行。這還算是中共最客氣的待遇。此乃因為中共偽政權初立，根基未固，有許多地方，還要利用各附庸黨派，作其緩衝、迷惑、鎮反幫兇、統戰工具的緣故。在最初兩階段中，各黨派附庸份子，經過幾番修理。過不了關的，自然淘汰，加以任何罪名，都可澈底解決；過得關的，則限令「自我改造」。這是因為中共統戰策略的需要，還不便斬盡殺絕。但不久，各附庸黨派的份子，大都又被引誘落入中共「大鳴大放」的陷阱，暴露了各自的面目。中共在實行「反右派鬥爭」過程中，復加個別份

子以「反共」罪狀，大加整肅。如對章伯鈞，則指為「章羅（隆基）聯盟」，打入右派，把他過去一切政治和私人的醜史，完全揭發出來。經過清算鬥爭，章伯鈞終被撤銷在偽政府中交通部長與光明日報社長等職務和民盟中委。連農工民主黨的關係，也被斬斷了。

中共並不以此為已足，還限令各黨首腦份子，實行「交心運動」。如章伯鈞身懸「交心牌」，遊街示眾，高叫「把心交給共產黨」等等口號

。還要寫「交心書」，等於親具賣身契約。最後還關進了所謂「社會主義大學」，作澈底的洗腦改造。共產黨為何不乾脆殺掉他們算了？還要如此麻煩費事！自然仍是為了統戰策略的關係，殺之不能，縱之不可，有不得已之苦衷。在這第三階段中，各附庸黨派份子，經過反右派鬥爭、整肅、交心、洗腦之後，不是完全馴服，便是麻木不仁了。在鐵幕經過十年苦難的章伯鈞，則尤面目全非，體無完膚了。以後如何？則不得而知。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爪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虞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尼加拉瓜暴富記)(五)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六)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七)巴拿馬的食肉蝶。(八)波哥大歷險記。(九)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一)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二)聖保羅的僑情。(十三)海灘、足球、森巴舞。(十四)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五)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六)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七)黑人島——海地。(十八)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